



册府元龜

卷之六百六  
至六十九



13  
849  
220





門 4 3  
849  
220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內臣部 二

賢行 薦賢 忠直 才識

賢行

夫居宮掖之職親日月之光宣達是司出納惟允而  
乃謙虛繇性仁恕成風清約自居謹厚有裕斯固君  
子之所尚識者之攸宗者也歷代已還良史所述事



行所異斯可觀焉

漢北宮伯子

姓北宮名伯子

孝文時以長者愛人故親近

張賀車騎將軍安世之兄孝武時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後漢鄭衆字季產南陽犍人為人謹敏和帝時為中嘗侍以誅竇憲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

繇是嘗與議事

與音預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和帝時為中侍預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安帝時為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騰用事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及為大長秋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織芥嘗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暠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嘗侍力焉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

順帝世給事掖

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



不與諸嘗侍交接

良賀順帝時為大長秋清儉退厚陽嘉中詔九卿舉

武猛賀獨無所薦引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

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

史記趙良謂鞅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

以為名也商君卒為秦惠所車裂也

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辭之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自小黃門再遷中嘗侍為

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以強為都鄉侯辭讓懇

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

丁肅濟陰人靈帝時為中官與下邳徐衍南陽郭耽

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卷不

爭威權

吳伉其陵人為小黃門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嘗

托病還寺舍從容養志

後魏趙黑字文靜涼州人恭謹小心太后使進御膳

出入承奉勅無過行累遷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封河內王尅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私

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

無所納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太武時歷冀州并州刺史



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美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以忠厚謹慎爲侍郎中散文成時爲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爲內都坐大官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以積勞至曹監中給事累遷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繇是被孝文恩寵

杞疑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允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中嘗侍中曹侍

郎

季堅字次壽高陽易人文明太后臨朝堅爲給事中  
小心謹慎嘗在左右

仇儼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孝文太和中爲虎牢鎮將王遇宣武初爲兼將作大匠廢后馮氏之爲厝也公私罕相供恤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文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

後唐張承業天祐中爲太原監軍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爲豚犬莊宗深銜之承



業恐盧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或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爲之藻籍也及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弼之手汝弼既自爲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終身但稱舊官而已

張居翰同光中爲樞密使時內職干政拜官之務皆出於郭崇韜居翰自以羈旅乘時擢居重地每於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僞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維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中官向延嗣馳騎齎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卽就殿柱楷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在濫居翰之力也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及明宗入維陽居翰謁見於至德宮待罪雪涕乞歸田里遂還長安焉



薦賢

古者稽象繡建官名爰設內臣用謹宮戒秦漢仍襲親任以隆傳近帷幄之中受宣機密之命其有竭節幹用勤心納忠夙懷永圖克蘊明識推擇髦俊以揚于王庭薦述勲賢用熙乎帝載致國富良上野無遺材經濟大猷翊亮鴻業所以能上應四星之象者其在是乎

勃鞞晉之內臣晉侯問原守於勃鞞

勃鞞拔也

對曰昔趙

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言其良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故使處

原

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景監秦孝公之寵臣孝公欲脩繆公之業下令國中

求賢者公孫鞅因景監以求見孝公

繆賢為趙謁者令時藺相如為其舍人趙惠文王得

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勿與即患

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

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

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

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

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



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  
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  
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  
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趙  
王召相如今使秦秦無意償趙城相如竟全璧而歸  
後漢雷暉爲大長秋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  
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奭潁川棠谿趙典等  
唐吐突承璀自神策中尉出爲淮南監軍使及徵入  
復爲中尉乃引節度使李鄜爲相元和十二年徵拜  
門下侍郎平章事鄜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

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且曰宰相之  
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朝謁  
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罷爲戶部尚書

崔潭峻爲荆南監軍使時監察御史元稹謫爲江陵  
府士曹參軍潭峻禮接不以掾吏遇之嘗徵其詩什  
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積連昌宮詞等百餘篇  
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  
轉詞部郎中知制誥

後唐張承業爲太原監軍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  
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



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為霸府從事焉

忠直

夫策名委質守節無二便蕃左右盡規竭力皆忠之屬也周官寺人之職蓋所以給事宮掖周旋禁闥出納王命為之密侍所以親信者焉而有天資直諒居然異稟事君盡禮抗直無撓或託諷以補過或盡言

而竭誠以至保持正人申其冤滯輔翼儲貳制其動搖或以成蕩寇之功或以立去惡之效伏節死難無所顧避史所記皆可稱述焉

履鞮晉獻公時人

即寺人披一云勃貂又名勃鞞字伯楚

獻公使履鞮

趣殺公子重耳踰垣履鞮遂斬其衣袂遂奔狄晉惠公立畏重耳乃使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遂奔齊後返國大臣呂省卻芮欲謀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袂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



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履鞮曰臣乃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滿翟乎且管仲射鈞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

管蕪楚人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蕪犯我以義遺我以禮為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

漢史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後漢鄭眾和帝初自中嘗侍加位鈞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

之而眾獨以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蔡倫和帝時為中嘗侍盡心敦慎數犯嚴顏輔弼得失

孫程順帝時自中黃門擢拜騎都尉永建初虞詡為司隸校尉中嘗侍張防每請託取受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乃自繫廷尉奏言防罪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按防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程與宦者

張賢孟叔馬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

事具內臣

規諫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

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



毋求請

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

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

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嘗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

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

黜即日赦出詡

呂強靈帝時為中嘗侍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

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

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嘗侍人

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嘗侍趙

忠夏惲等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強兄弟所在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

帝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更

乎遂自殺

後魏趙黑獻文時為侍中帝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

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亢言者唯源賀等辭義正直

不肯奉詔帝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

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天下悅其盛明

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

顧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獻文

默然良久遂傳祚于孝文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



時尚書李訢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處為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嫉其虧亂選禮遂爭於殿廷

杞嶷孝文時自中嘗侍遷中曹侍御尚書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後為涇州刺史從駕南征嘗參侍左右以嶷耆老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

劇鵬與王質等俱為中官孝文遷雒鵬嘗為宮官幽后之惑薛菩薩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張景嵩毛暢孝明時俱為黃門每承間陳元乂之惡

於帝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

故未即戮乂

元乂太后妹夫也

時內外喧喧云乂還入知事

暢等恐禍及已乃啓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乂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為小解然乂妻搆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為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為魯郡太守

北齊田敬宗為中官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



動靜爲周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體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唐竇文場德宗初爲中官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並無至者唯文場及宦官霍僊鳴率諸中官及親王左右從行

劉貞亮貞元末爲宦官性忠直蹈義順宗寢疾翰林學士王叔文欲奪宦者兵權每中官李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唯貞亮建議與之爭知其朋徒日熾慮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至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及太子受禪

盡逐叔文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蓋累遷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

景忠信爲中使元和中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平淮西都統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齋之壘重齋禦之中數捨馳請救於忠武李光顏以小澱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大將軍田頴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繇是不克救重齋弘以光顏違令取頴及朝隱將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其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卽



往釋穎及朝隱

馬存亮爲內飛龍使神策軍衙前虞候豆盧著狀告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中尉王守澄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存亮同入見爭於帝前曰今謀反者申錫爾何不召南司他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

楊復光乾寧中爲內侍巢寇之亂後光監忠武軍屯于鄧州以過賊衝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授僞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寔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

卽赴之酒酣岌言及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所趣者利害如不顧恩義不規利害非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貴而舍十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乎聲淚俱發岌亦爲之流涕岌曰岌不能獨力拒賊貌奉而已而心圖之故召公言事瀝酒爲盟是夜復光乃遣其假子貴守亮殺賊使於傳舍

後唐張承業爲太原監軍武皇屬以後事曰吾兒孤弱群庶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援立嗣主平內難策畧居多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



私第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介第  
 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干於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  
 必懲繇是貴戚斂手民俗不變或有中傷承業於莊  
 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省  
 太后深錢蒲博給伶官嘗置酒于泉府莊宗酒酣命  
 與聖宮使李繼岌為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寶幣幣  
 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繼岌小字和哥無錢使  
 七哥七哥謂承業也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即  
 君歌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之  
 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

業承業曰臣老勅使非為子孫之謀惜錢為大王基  
 業王若自要散施何訪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  
 成莊宗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  
 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為本朝誅汴賊王為惜庫物  
 斬張承業首死亦無愧於先王今日請死閻寶解承  
 業手令退承業詬寶曰黨溫逆賊未嘗有一言効忠  
 而敢依阿諂附揮拳踣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人  
 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  
 忤於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為吾痛飲兩卮分謗可  
 乎莊宗連飲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宮太后使



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答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

焦彥賓為西川監軍使在同光世有軍功守道忠正為巷伯之英秀

才識

語曰之才之美又曰多學而識若乃位居丹禁職重內庭性識通明學術優異或精於明法或審於音律或知星而察變或制藝以濟時信為道不羣故希世而可貴者也

秦趙高始皇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

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

漢趙談文帝時宦者以星氣幸

李延年中山人武帝時給事狗監中主獵犬也善歌為新

變聲是時帝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

弘恭宣帝時為中黃門明習法令故事

史游元帝世為黃門令作急就一篇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嘗侍有才學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



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後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李延靈帝時爲中官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事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趙祐爲中官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吳伉爲小黃門善爲風角博達事奉公稱之

後魏劇鵬孝文時爲給事中粗通經史閑曉文事

王質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累遷至大長秋

賈縉頗涉書記宣武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任

北齊田敬宗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門侍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頰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

唐李輔國粗知書計爲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開庭簿籍

孫知古爲內侍初田承嗣於魏州爲安祿山史思明



父子立嗣宇知古因使宣慰潜諷承嗣遽毀除之知古使還具以聞以承嗣同平章事獎之也

魚朝恩天寶末入內侍省性黠慧善宣答通書計楊復恭幼入內侍省知書有學術累遷至觀軍容使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兵 監軍 立功 幹事

將兵

大近侍之臣雖宣於命令統帥之任實寄於腹心當經畧之未靖惟材能之斯委觀其漢氏中微元魏多事逮茲唐室荐罹寇難寓縣挺災金革不息乃有稟



忠厚之性懷將領之材或付之禁衛之師或委之征伐之任或監示於方面或扈從於乘輿或能震耀天威恢張師律克施拱極之效聿成靖亂之勲論而次之齊諸簡冊俾後之觀者庶知前王之權畧矣

後漢蹇碩爲小黃門桓帝置西園八校尉以碩爲上軍校尉又以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後魏孫小爲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除留臺軍將

杞嶷爲中嘗侍孝文時累遷殿中侍御尚書以統宿

衛

唐楊思勗玄宗時爲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討之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思勗又統兵討平之十六年隴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憐等聚徒作亂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州兵及淮南弩手十萬討之

李輔國天寶末侍太子知朔方肅宗至德初擢爲太子家令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



程元振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代宗寶應初  
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魚朝恩為品官給事黃門寶應初九節度討安慶緒  
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自相州之敗史思

明再陷河維朝恩嘗統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廣德初  
改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等使

竇文場德宗建中末與霍僊鳴從幸奉天左右禁旅  
委文場僊鳴主之文場累遷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  
侍省事監勾當左神策軍僊鳴累遷右監門衛將軍

知內侍省事監勾當右神策軍貞元十二年六月特

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

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僊鳴為右神策軍中尉又以

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為左神威

軍中護軍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聖

為右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與中護軍古有其官

自國朝未嘗置其員秩也帝以禁衛嚴密且崇寵中

貴故異其名而授文場等

第五守亮為開府內嘗侍貞元十四年霍僊鳴卒以  
守亮為右軍中尉



揚志廉與孫榮義並爲內給事貞元十七年以志廉爲內嘗侍充左神策護軍中尉副使榮義爲內嘗侍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二十年以志廉爲特進左監門大將軍充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榮義爲特進右武衛大將軍充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薛盈珍貞元末爲內侍省內侍知省事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憲宗元和初遷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吐突承瓘爲內嘗侍元和元年遷左監門衛將軍充

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累遷左衛上將軍四年鎮州王承宗拒命詔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欵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時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言尤激切憲宗不獲已乃改充鎮州已東招撫處置等使出師經年無功乃密遣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承宗表至朝廷罷兵承瓘班師爲禁兵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帝不獲已降爲軍器使出爲南監軍八年復爲神策中尉第五國珍元和二年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充



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程文幹為內侍省監知省事元和五年遷右監門衛

將軍知內侍省事充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

使

彭獻忠為右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七年充左

衛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梁守謙為內嘗侍元和十三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

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十五年十月涇州

奏吐蕃大軍去州三十里下營命守謙充左右神策

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統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

軍赴涇州救援

馬進潭元和末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楊承和穆宗長慶初為右神策軍副使

馬存亮長慶中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劉弘規為鴻臚禮賓使敬宗即位以弘規為左神策

護軍中尉

魏弘簡為內弓箭庫使寶歷二年遷右神策軍護軍

中尉

王守澄知樞密事文宗即位以守澄為驃騎大將軍

充右神策軍中尉



仇士良魚志弘太和末為左右軍中尉又云太和九年士良等因甘露事率禁兵殺宰相王涯等二十一家自是權歸於士良志弘至宣宗即位復誅其泰甚者而闔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楊欽義大中時為神策中尉

楊玄寔僖宗乾符中為左神策軍中尉

楊復光為黃門累監諸鎮征討乾符中賊帥黃巢犯江西以復光為排陣使時招討使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中和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

輔

田令孜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左神策軍中尉僖宗幸蜀以令孜為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時自蜀中護駕令孜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為五軍令孜總領其權

王彥甫廣明中與田令孜為左右觀軍容使率禁軍從幸興元

西門思恭中和中為觀軍容使

楊復恭為樞密使光啓二年代田令孜為右軍中尉專典禁軍



劉景宣西門重遂昭宗大順二年為左右神策軍中尉

駱全壘景福二年代西門重遂為神策右軍中尉

景為脩宋道弼光化元年為左右軍中尉

劉季述王仲先光化二年為兩軍中尉

韓全海張弘彥天復初為兩軍中尉

監軍

古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蓋不得已而用之也觀夫唐制始自肅宗參用內臣典制軍政或蒞戎於征討或護兵於鎮守中嚴有翼則往無不濟愛克厥威則

功或罔成雖委以腹心誠無外顧而貞其師律或爽嘉猷信利害之相兼否臧之不一也

唐魚朝恩玄宗天寶末為品官給事黃門肅宗至德中嘗令兼用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也

竇文場王希遷皆為將軍德宗興元元年以文場兼神策軍左廂兵馬希遷兼神策軍右廂兵馬

孟介貞元八年為宣武監軍

王定遠貞元十一年為河東監軍節度使李自良卒



行軍司馬李說授任先是定遠以聞德宗授說告命定遠以始謀為李說說深德之自是河東軍政多出

於監軍焉

貞元十四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

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

薛盈珍貞元中為鄭滑監軍

吐突承瓘為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憲宗元和六年出為淮南節度監軍使

梁守謙為內嘗侍知樞密元和十一年命守謙宣慰

淮西諸軍因留監進討授以虛名告身五百通及金

銀錢帛以勸死士

王守澄元和中為徐州監軍

崔潭峻元和末為荆南監軍

楊承和為右神策副使穆宗長慶元年十二月以李

光顏為陳許節度兼深州節度敕承和克深州諸道

兵馬都監

長慶二年官軍討代鎮州率命中使參護其軍號為監陣多選勁騎自衛觀望勝則

乘驛急聞以邀爵服敗則迫脅戍帥致其怖懼故以兩河之衆討數州之叛師老力屈終議赦之故因統

歌非才亦由監陣擾之也

段文政為內嘗侍長慶二年鎮州兵亂賊圍深州以

文政充都監領鄭滑河陽陳許三道兵赴深州應援

馬存亮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長慶四年以存亮為淮



南監軍使

楊叔元文宗太和中爲山南西道監軍使

李榮成太和四年興元軍亂節度使李絳被害命榮

成充興元監軍使

王守清守澄弟也太和中爲徐州監軍

田令孜本姓陳懿宗咸通後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

兵僖宗乾符中盜起關中諸軍誅盜以令孜爲觀軍

容等使後幸梁州永爲西川監軍

王建自爲蜀帥仍舊監軍事

楊玄价爲內嘗侍咸通中爲河南監軍

楊復恭幼入內侍省每監諸鎮兵屢勦之亂命復恭  
監陣有功自河陽監軍入爲宣徽使

楊復光爲小黃門累監諸鎮征討乾符中王僭芝起  
曹濮詔遣齊克讓討之復光監其軍後僭芝陷荆襄  
以宋威爲招撫使復光又監其軍宋威敗詔以荆南  
節度使王鐸代宋威復光監光武軍屯於鄧州中和  
初復光赴援京師會河中王重榮入屯武功朝廷初  
以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天下兵馬都監軍時老疾  
不行詔令復光代之

袁季貞爲河中都監昭宗乾寧三年以季貞充邠寧



四面行營兵馬都監押

後唐張承業唐光啓中爲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爲河南監軍張居翰唐末爲樞密承旨昭宗在華下起授內侍嘗出監幽州軍事

立功

功名之立君子之所尚也故載之令甲藏於盟府以垂乎不朽者焉乃有列職禁闈祇事帝右忠而能力勇且知方應變矢謨克平於大憝或從行執銳屢摧

乎勅敵或竭誠而濟難或悉力以盪寇用能立事當世流芳策書論而次之固亦以勸事君者之忠蓋爾後漢鄭衆爲內侍大將軍竇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丕長城人貝瑗魏郡元城人左

惟河南平陰人

惟音工與切又音館

唐衡穎川鄆人也桓帝初

超璜瑗爲中嘗侍惟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掛口

周書曰賢智掛口謂不言也掛與鉗古字通音其炎



反 皆莫有言者帝逼畏久嘗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  
 之延熹二年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  
 得者有誰乎 外舍謂皇 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  
 尹不疑敬禮小簡不宜收其兄弟送雒陽獄二人詣  
 門謝乃得解徐璜貝瑗嘗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  
 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  
 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嘗侍意  
 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  
 聖意何如爾帝曰審然者嘗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  
 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 中音丁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  
 仲反

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意帝勅  
 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趙忠少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以與誅梁冀功  
 封都鄉侯

後魏孫小初內侍太武東宮以聰識有智畧轉西臺  
 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  
 仇維大武時為給事黃門侍郎從征平涼以功超遷  
 散騎嘗侍

唐楊思勗中宗初從事內侍省預計李多祚功超拜  
 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為右監門將軍時安南首領



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獵國通謀陷安南詔  
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  
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遑  
惑計無所出竟爲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  
積屍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作亂思  
勗復受詔率兵募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  
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  
擁賓橫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平之生擒梁大  
海等三十餘人斬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爲京觀十六  
年龍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衆作亂陷四

十餘城行範自稱天子遊魯稱定國大將軍馮璘稱  
南越王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拏  
手十萬人進討兵至龍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  
範潛竄深州據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衆攻之生擒  
行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馬口金玉巨萬計

魚朝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  
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北至華陰朝恩大  
軍遽至迎奉六師方振錄是深加寵異改爲天下觀  
軍容宣慰處置使

皇甫政德宗時內臣也貞元中福建叛卒逐其觀察



使吳詵既而福州兵四百餘人潰亡入海延至温台  
 明州寇掠鄉閭頗為人患帝憂其滋長令政設策備  
 之政乃令從事常萬巡撫三州擇海浦形便起城柵  
 修艦教弩選士豪者為統將以招討之萬有方畧數  
 月之間擒獲頗衆餘悉降之自是瀕海皆寧萬及將  
 吏各加官賜帛各有差

楊復光咸通中樞密使楊玄翼之猶子也乾符中為  
 內侍王僊芝起曹濮詔遣齊克讓討之復光監其軍  
 後僊芝陷荆襄以宋威為招撫使復光又監其軍宋  
 威敗復光乃總其衆控扼於襄鄧之間僊芝敗乃移

監許州中和初巢讓陷京師許州帥周岌稱臣二載  
 復光斬其僞使會許州秦宗權叛岌遂得衆三千人  
 復說宗權赴難宗權遣其將王淑以兵八千從入至  
 南陽淑遲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衆分為八部則麗  
 晏孔寵從韓建王建晉暉張造李師太是也簡一人未獲  
 尋收鄧州復召徐州宋州壽州荆門等軍赴援京師  
 皆從之衆踰二萬乃會河中王重榮入屯武功朝廷  
 初以觀軍容使思恭為天下兵馬都監時老疾不行  
 詔令復光代之既破巢讓朝廷方議其功以其年六  
 月暴終



馬存亮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敬宗長慶四年四月  
丙申有賊犯右銀臺門入宮時帝在清思殿擊毬聞  
之驚出適難至左軍存亮匍匐出迎捧帝足嗚咽涕  
泣自負帝入軍旣安堵存亮又令驍將康藝全率騎  
卒入宮討賊賊衆殲焉初帝始至軍憂太皇后之臨  
存亮復以二百騎迎二后至安於軍中丁酉帝還宮

### 幹事

內臣之職載於周官見於左氏秦漢而下乃有性質  
忠厚智識開敏或居出納之任或釐中外之務而能  
力心王室恪居官次夙夜匪懈風雨不已提綱而衆  
目皆治投刃而盤根必解職脩而事舉功成而名著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其斯之謂矣

秦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爲宦者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軍府令  
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  
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  
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

漢石顯弘恭皆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皆  
任中書官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  
侯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



號曰大嘗侍

後漢鄭眾字季產南陽人爲人謹敏有心機位大長秋

蔡倫有才學盡心敏慎爲尚方令和帝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曹騰爲大長秋加位特進用事省闕三十年餘事四帝未嘗有過

後魏仇維齊中山人爲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旣平綾羅戶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絲絲自從逃戶占爲紬蠶羅縠者非

一於是雜營戶師徧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簡括雒齊奏議罷之屬郡縣趙黑大武時以恭敬小心帝使進御膳出人承奉初無過幸又遷侍御典監藏後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

孫小字茂翹咸陽人內侍東宮聰識有智畧累遷給事中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爲并州刺史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旌其政化

杞嶷爲中嘗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伉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



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

王質高陽人爲鎮遠將軍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

張祐爲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

李堅初事文明太后稍遷給事中小心謹慎嘗在左右孝文遷雒轉被委授爲太僕卿簡課牧產多有滋息

白整者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遷中嘗侍太和末爲長秋卿

成軌者孝文時爲謁者僕射以謹厚稱時有奏發輒合帝心車駕南征專進御膳時帝不豫嘗居禁中晝夜無懈

王遇宣武初兼將作大匠性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雒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

唐高力士性謹密能傳詔勅授宮闈丞開元初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玄宗嘗曰力士當上我寢則



穩

李輔國知書計事高力士令掌閑廐中簿籍天寶中  
開廐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宮焉

吐突承瓘幼以小黃門值東宮性敏慧有力幹後為  
神策中尉

楊復光慷慨負節義有籌畧僖宗中和初為天下兵  
馬都監卒

後唐張承業初為太原監軍莊宗在位太原事一委  
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而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咸  
盡力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奇較釋

內臣部 四

翊佐

規諫

翊佐

夫垂統繼世荷三靈之睠協力諫議資中人之助自  
炎漢甫定外戚擅權積成姦威幾易皇胄賴其忠言  
饗應群疑永釋輔正神聖頌登天極降及於後益濟



其羨首公竭節扶危成安昭諸信書厥有不績者焉  
漢張澤為宦者令太尉周勃與丞相陳平誅諸呂迎  
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初東侔侯與太僕滕公入清宮  
殿麾左右執戟者皆仆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澤諭  
告示亦去兵

後漢孫程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遷中嘗侍順帝為  
太子時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后兄車騎將軍  
閻顯等讒太子廢為濟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北鄉侯  
立為天子其年十月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  
姓興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  
名渠

北鄉侯不起共斬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  
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嘗懷  
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  
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  
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  
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  
入葦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閻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閻權勢積為省內所  
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脇閻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  
動閻曰諾於是扶閻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



是為順帝

曹騰為中嘗侍桓帝即位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

曹節為中嘗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功封侯

後魏趙黑字文靖為侍中封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亢言者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

天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願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祚于孝文

王溫字桃陽為尚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延昌四年羣官迎孝明於東宮溫於殿中起帝與保母扶抱入踐帝位

平季字稚穆為中給事中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即位超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勲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

唐李輔國少侍東宮天寶末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



扈從至馬嵬乃獻策請分兵北如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卽帝位以係人心及肅宗卽位擢爲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程元振直內侍省爲內射生使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皇后張氏有寵無子慮失權勢結少子越王係密構異謀將圖廢立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元振知之潛發於李輔國輔國久典禁兵素與皇后嫌隙及聞元振言有自得色乃與元振定策伏兵於凌霄門擁太子請不赴召以兵翼太子入飛龍厩候變而動旣夜輔國元振乃勒兵會於三殿收捕越王係

及同謀中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百餘人禁錮之逼皇后幽於別殿丁卯肅宗疾不起元振等始迎太子於九僊門見羣臣行監國之禮巳巳卽皇帝位是爲代宗

俱文珍從義父改姓劉名貞亮順宗自正月卽位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時王叔文常執誼等專政雖時扶坐殿羣臣入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中官李忠言特詔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謹諱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外厭毒慮其摧敗卽謀兵



權欲以自固於是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均嚴綬等牋表而文珍與中官劉光奇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啓帝帝固厭倦萬機嫉惡叔文等至七月乙未遂詔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命太子勾當軍國事及太子受內禪時議嘉其忠蓋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

王守澄元和末入侍憲宗疾大漸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策立穆宗

楊復恭為觀軍容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不豫未知所主羣臣以吉王最賢將立之復恭請以封王監國乃宣遺詔立為皇太弟遂即帝位是為昭宗加復恭開府金吾上將軍

劉景宣與西門重遂為兩軍中尉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天威軍使李順節恃恩恣橫出入以兵仗自隨景宣重遂懼其覬圖非望乃傳詔召順節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門司傳詔止從者景宣重遂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伊先審斫順節頭隨劍落後唐張承業昭宗時以寺人監河東軍及誅內官太



祖雖奉詔命實保憐之匿於斛律佛寺其後復以爲  
監軍待遇益至承業每歎欷感德後太祖病篤啓手  
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庶縱橫後事公善  
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莊宗初入聽大事時季父振  
武節度使克寧爲管內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典握  
兵柄莊宗以軍府事讓之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雖  
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季父勲德俱高衆情推伏請當  
制置以鎮羣心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  
議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因率先拜賀初太祖  
獎勵戎功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比之嗣

王年齒又長各有部下之兵朝夕聚議欲謀爲亂及  
莊宗紹統或彊項不拜鬱鬱憤惋託疾廢事命李存  
勳以陰計于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今舊事季父拜姪  
理所未安克寧妻素剛狠因激怒克寧陰圖禍亂存  
勳存實欲以克寧之弟謀害承業及李存璋等欲以  
并汾九州歸附于梁送貞簡太后爲質克寧意將激  
發乃擅殺大將軍李存質請授已雲州節度轄附朔  
應州爲屬郡莊宗悉俞允然知其陰禍有日克寧候  
莊宗過其第則圖竊發幸臣史敬鎔者亦爲克寧所  
任盡得其情來告莊宗莊宗謂承業曰季父所爲如



此無猶子之情予當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臣受命先帝言猶在耳存顯輩欲以太后降賊公欲何路求生不卽誅除亡無日矣因召吳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說其謀衆咸憤怒三月壬戌命存璋伏甲攻之遂平其難及莊宗平定河朔連歲出征軍國大事一以委承業夙夜在公以身犯難不畏強禦蒞官行法督賦徵租廩藏盈衍帝所倚賴以兄事之從則德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

規諫

夫邇臣盡規不專在於守和而已繇東京已來乃有列宮省之任在皇位之側處乎近習便審左右而植性忠厚飭躬方雅詳知前訓通曉吏事辯邪正之攸趣明理亂之所急繇是奮勵惴惴幅敷陳當否斥姦佞之首叙政治之失防禁非辟保全良俊建謹議以興國贊經典以愛人或形於奏書辭義可舉或備於進對亮直不回斯足以參乎密侍而資乎訪問者也後漢孫程順帝時爲中黃門拜騎都尉永建元年司



隸校尉虞詡以中嘗侍張防時用權勢每請託受取  
 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乃自繫廷尉奏言其罪防流  
 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知詡  
 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陛下見云懷程曰陛下始  
 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嘗疾  
 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  
 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嘗侍張防  
 賊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  
 臣宜急收防以塞天變詔出詡還假印綬程復上書  
 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

尚書僕射

呂彊為中嘗侍靈帝時封都鄉侯彊辭讓懇惻不敢  
 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  
 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  
 也伏聞中嘗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  
 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  
 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趙高  
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輾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  
 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又  
 兼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相繼為蕃輔受國



重思不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

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

瑣小也

特加恩澤又

授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

稼穡荒蕪

鄭玄註周禮云蕪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錄茲臣誠

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違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

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嬖女數千

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按

法當貴而今更賤者錄賦法繁數以解縣官

縣官調發既多

故賤糶穀以供之

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

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

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

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

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况終年積聚

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

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

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

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卦彖辭

儲君副主宜諷

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化柱預注左傳曰

當國執政也

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

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



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

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

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

丹青素壁郭璞注山海經曰壁似玉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殫言喪

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穀梁

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

謀計未嘗不與倭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君如杆梃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

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

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其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

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土有渴

死廐馬林栗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

之謂也說苑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

商門而令中嘗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

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議呵豎宦陛下不

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毛詩云駕彼四牡項

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所讒毀

故競欲咀嚼造作非條非條飛書也陛下而受誹謗致邕

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

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

冊府元龜內臣部



球使刺客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紀

明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

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 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

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

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及紀明家

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時

帝多稽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

為導行費中署內署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 疆上疏諫曰天

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 歸之陛

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

下之繒西園弘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

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

利百姓受其弊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

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

也 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

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

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

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託過

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

冊府元龜 內臣部 卷之六



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見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地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

毗為責書奏不省中平初黃巾賊起疆言於帝曰黨

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為變

滋大悔之無及帝懼乃大赦黨人

紀明就獄詰責紀明飲鴆死強上疏追又云司隸校尉陽球奏收故太尉服

後魏王叡孝文時為中吏部尚書時沙門法秀謀逆

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

惡餘疑從赦不亦善乎帝從之免者千餘人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文事與王質等俱充宦

官文明太后時已見眷遇為給事中孝文遷雒嘗為

宮官事幽后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

發憤而卒

後唐張承業初為太原監軍後事莊宗嘗從征討栢

鄉之役王師既迫汴營大將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

退舍帝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言事咸請

監軍請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帝曰此非王

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

帝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高邑帝初獲

玉璽諸將勸帝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趨謁帝從



答言曰老奴受先王顧命謹事郎君利害否臧盡合  
忠言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讎為唐  
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日  
望殿下掃除梁汴休戰息民今元惡未平遽先大號  
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此為一未可也  
繇咸通中便在宮掖每見國家册命大禮儀仗法物  
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事猶闕今殿下既化家為國  
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嘗準約方今禮院未見  
其人儻失舊章為人輕笑二未可也老臣愚懇未願  
殿下受人推戴者此也大凡舉事量力而行悠悠之

譚無益實事因泣下沾衿帝曰予非所願柰諸將何  
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於官凶問至帝悲慟連  
日輟食因言曰天奪孤之子布也

卒明年四月莊  
宗始卽帝位

按五代史承業天  
祐十九年十一月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內臣部

五

朋黨 恣橫 譴責 貪貨

朋黨

夫親丹宸游黃閣上應躔次下聞謀議其來久矣自  
兩漢之季五代已往或值王道浸衰朝綱靡振本以  
宮闈之職遂參樞衡之任共相樹置遍為表裏乃有



擢自行伍膺節制之權拔於寒微踐公台之貴吹噓所至羽翼斯生故無益於為邦但有紊於政治觀夫賢愚之用舍乃知時運之污隆耳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令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

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倚依也

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累累重積也若

若長貌言其兼官據執也

後漢張儼靈帝時為中掌侍封列侯與中掌侍趙忠曹節王甫等相表裏

後魏劉騰自小黃門遷侍中與領軍元叉廢靈太后

使中掌侍賈粲假言侍孝明書密令防叉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對置叉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闔共裁刑賞及卒葬日內官為叉服杖經衰編者以百數

賈粲自小黃門累遷為光祿大夫與元叉劉騰等同共謀謾粲既又黨威福亦震於京邑

唐魚朝恩代宗時為觀軍容使鎮陝州與周智光昵狎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光智光本以騎射將後軍嘗有戎捷自行間登偏裨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



薛盈珍憲宗時爲中貴人有權力於元和初薛謩爲代北營田水運使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朝權及申貴人以族人附進盈珍頗延譽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魏弘簡穆宗時知樞密初元稹貶江陵士曹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卽日轉詞部郎中知制誥無何召入翰林爲承旨學士中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

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許穆宗乃罷稹內職以弘簡爲弓箭庫使

崔潭峻穆宗時爲內常侍京兆尹崔元畧以宗人附之遷戶部侍郎外以元畧板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潭峻方有權寵元畧以諸父事之故雖彈劾而遽遷顯要元畧亦上章自辯且曰一時府縣條流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遷列左右之清班豈臣庸愚敢自干冒天心所擇致驚特達之恩衆口相非遂致因緣之說詔荅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



奚恤人言然元畧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

王守澄爲內掌侍穆宗暴得風恙興元節度使裴度三疏請立儲嗣宰相李逢吉亦請立敬宗爲皇太子時守澄掌樞密自穆宗不愈事權益隆翼城人鄭注自言能爲黃金藥服一刀圭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後能使老年人如壯男子守澄得是藥頗効嘗神而親之注又有奇辯言必通夕出入禁中無時於是李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諫因注日與守澄通令守澄潛結敬宗於東宮且言逢吉實立殿下敬宗深德之逢吉既內倚守澄之助而外又有門館人張又新李縉之

輩爲籌畫卽廣進虛薄邪妄之徒置於班級謂之清流自丞郎已下多以黨進又新與縉皆逢吉藩僚也後唐安希倫爲內官長興二年夏被誅以其受樞密使安重誨密旨令於內中伺帝起居故也

恣橫

周禮建寺人之官掌女宮之戒自茲厥後命數寢隆宣帷幄之勤豫臺省之務其有任居要近性異專良忘兢慎之規昧真素之理專與奪之柄總營衛之威謝任恩親光寵支附非復掖庭黃闈之職正內永巷之任亦有忌刻不顧崇侈滋豐獨坐之謗以興鈞黨



之誣斯起招釁罹患盖自取焉

豎貂齊人魯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

盟於貫服江黃也

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齊寺人貂始

漏師於多魚

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

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

秦趙高二世時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

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不坐朝廷見大臣居

禁中高堂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後欲為亂乃先

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

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

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羣臣皆畏高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令為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

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詭違也違道之辯

忤恨睚眦

輒被以危法

被加也音皮義及餘具內臣害賢門

後漢孫程順帝時為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

叔馬國等為司隸較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

右帝怒遂免程官

左官

韃縮二音

桓帝時為小黃門史以誅大將軍梁冀功

遷中嘗侍與單超貝瑗徐璜唐衡五人同日封侯故

世謂之五侯超疾薨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



左回天貝獨坐

獨坐言驕貴無偶也

徐臥虎唐兩墮

兩墮謂隨意所為不

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兄任意為兩墮兩或作兩

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盜賊無異超弟安為

河南太守弟子正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

惟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

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

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

戲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按宣罪棄市璜於是訢怨於

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較五侯宗族賓客雷徧

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

侯覽桓帝時為中嘗侍以誅梁冀功封高鄉侯小黃

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

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訢帝延坐多殺無辜

徵詣廷尉免覽等得此愈放縱靈帝建寧二年喪母

還家大起塋塚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虜奪良人妻畧

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草竟不上儉遂

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

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儉為鈎黨夷

滅之



曹節靈帝時為中嘗侍以定策迎帝封長安鄉侯時  
 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  
 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吏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  
 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  
 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累轉大長秋熹  
 平元年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  
 節王甫幽殺太后嘗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  
 有忠言者節女婿馮方上章言尚書郎桓彬與左丞  
 劉歆右丞杜希為酒黨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  
 正節大怒劾奏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

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張讓與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梁暲段珪高望張  
 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嘗侍封侯貴寵父兄子  
 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  
 沸郎中張均上書言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其源皆  
 繇十嘗侍宜斬之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靈帝以均章  
 示讓等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  
 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均學黃巾  
 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角交通後中嘗侍封  
 諱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



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嘗叩頭云故中嘗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

蹇碩爲上林校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大將軍何進乃與諸嘗侍共說靈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進亦不往

魏張當齊王時爲黃門齊王正始末大將軍曹爽專政嘗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皆與曹爽爲佞人

後魏劉騰孝明時爲中嘗侍中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澤叉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叉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闈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叉騰之手八坐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

北齊陳德信後主時與數十人並肆其姦佞敗政害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甲正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嘗侍此二職神虎門外有朝貴憇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內臣暫放歸休所



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爲羣馬塵必坩諸朝貴爰至唐趙韓路皆隱廳趨避不敢有言

唐李輔國肅宗初爲殿中監嘗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同知卽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後遷兵部尚書驕恣日甚求爲宰相帝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冕曰吾臂可截宰相不可

得也及代宗卽位輔國與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橫私奏曰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軍不欲遽責乃尊爲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

程元振代宗初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爲中郎旣誣構襄陽節度使來瑱坐誅宰相裴冕貶施州刺史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察使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性本凡劣恃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



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  
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  
寵代宗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侍詔給錢萬貫充食  
本以為附學士厨料朝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  
以必允為度幸臣未有其比章敬太后忌日百寮於  
興唐寺行香朝恩置齋饌於寺門外之車坊延宰臣  
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劉清潭為內侍監大曆十年九月代宗命齋金帛萬  
計宣慰河北諸軍清潭所至馳嗜宴會頗稽程期甚  
五人望

楊志廉德宗時與孫榮義代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  
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晉寵之徒利  
其納賄多附麗之

田全操文宗時為辟仗使太和二年五月休祥坊百  
姓三百人竝於光宅坊西接宰相訴云當坊右龍武  
軍飛騎地勅賜百姓已久不出地課經今四十年被  
田全操竝劫徵索逡巡全操命角觥者五十人分捕  
所訴者遂闔於通衢良久方散後數日帝以其地為  
百姓居業矣不欲伏集因賜左右三軍錢各一千五  
百貫充當軍給用其休祥坊官地復盡歸於百姓



仇士良爲左軍中尉開成三年正月甲子宰臣李石  
遇盜於是石求出鎮除荆南節度使癸未石謝官便  
發赴鎮石與士良比相疑阻石之遇盜人多疑之以  
士良總兵密近恃權恣橫帝多姑息之故石忿遂赴  
鎮錫宴皆不及於嘗等

田令孜僖宗時爲觀軍容使中和三年天下兵馬都  
監楊復光卒於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頭鹿晏弘  
晉暉王建韓建等各以其衆散去復光兄復恭知內  
樞密令孜以復光立破賊功憚而惡之故賊平賞薄  
及聞復光死甚悅復擯復恭罷樞密爲飛龍使

楊復恭昭宗時爲內樞密使初復恭以文德元年開  
帝於藩邸及自監國卽位恃勲多養假子時帝大政  
咸訪於宰臣尤忌復恭專柄帝元舅王瓌亦見委任  
復恭惡其導達外事奏授瓌黔南觀察使溺於吉柏  
江

後唐楊希朗復恭其叔祖也莊宗時爲學士使怙寵  
用事先是條制爲朱氏時權豪強占人田宅或陷害  
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希朗自復恭獲罪伯仲  
竄迹太原武宗莊宗時皆中涓任事至是宦官方盛  
人皆畏避希朗治復恭之舊業田宅宰相趙光裔畱



勅不行言復恭謀亂山南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洗  
安得治認田園尤不可與僞朝枉害爲比希朗聞之  
泣訴於帝因令自見光裔言之希朗陳訴十餘紙言  
吾祖雖獲罪於前朝當時蓋強臣掣肘國命不繇天  
子及行喻梟首天子顯降德音昭雪今制書尚在公  
博通故事安得謂之未雪予叔祖彥博伯仲連爲  
監獲者數人何也漸至聲色極抗光裔方恃名望忽  
爲所折悒悒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撫他事危不自  
安病疽而薨

張居翰爲樞密使時蕭希甫知制誥有詔定內宴樞  
密使坐宴否希甫以爲不可坐居翰聞之怒名希甫  
責曰據子所言有何按據老夫事過三朝天子逮內  
宴數百子本田舍兒憑何所見有此橫議如有按據  
卽具奏聞希甫無以對繇是居翰及李紹宏等切齒  
怒之宰相豆盧革等亦希旨排斥乃以希甫爲駕部  
郎中

謹責

周官寺人列職於正內漢制嘗侍分任於黃闥自茲  
厥後名數寢擾或兼摠于官嘗亦間領於兵政若奉  
命之不謹暨行已之違方官謗旣興吏議攸屬自貽



謹累用干刑書采諸簡編咸用論次

漢許廣漢武帝時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廣漢部索

部分搜索罪人也其殿中廬有索長數丈可以縛人者數千

枚滿一篋緘封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廣漢索不得

它吏往得之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漢論坐為鬼薪輪掖

庭

石顯元帝時為中黃門累遷中書令成帝即位以顯

為長信宮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

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

徒歸故鄉憂懣音悶不食道病死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嘗侍累遷長樂太僕倫初受

竇后調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帝親萬機勅使

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籍建安帝時為小黃門監太子家太子廢為濟陰王

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

罪建坐朔方

黃龍為中嘗侍與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

元李剛及阿母宋娥等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

罔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

之一



貝瑗桓帝時爲中嘗侍封東武陽侯司隸較尉韓演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侯覽靈帝時爲中嘗侍累遷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張讓與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曄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嘗侍與張角交通後中嘗侍封諂徐奏事獨發覺坐誅靈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讓等皆叩

頭云故中嘗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

後魏趙黑獻文時爲侍御典監藏累遷侍中與選部尚書李訢有隙訢列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竝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

王遇孝文時爲中散累遷華州刺史封宕昌侯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帝對僕射李冲等言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冲言果爾遇合死也帝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



符承祖爲侍中知都曹事初文明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王溫孝明時爲左中郎高陽王雍旣居家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

唐程元振代宗時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實應軍使專掌禁軍吐蕃黨項入犯京畿車駕幸陝州太嘗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請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及車駕還京元振服纒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時與御史大夫王仲昇

飲酒爲御史所彈詔長流溱州百姓

呂如金憲宗時爲翰林使元和四年杖四十配恭陵行至閬鄉而卒如金以密書請託於鹽鐵使李巽故有是責

吐突承璀爲左軍中尉鎮州王承宗叛以承璀爲鎮州以東招撫處置等使及罷兵班師仍爲禁軍中尉諫官段平仲等抗疏極論承璀輕謀弊賊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軍器庫使俄復爲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時弓箭庫使劉畚先取羽林大將軍孫琦錢以求方鎮事連承璀出爲淮南監軍使



吐突士昕敬宗時與武自和俱爲中官寶曆二年入新羅取鷹鷄各杖四十剝邑士昕流恭陵自和配南衙咸以受新羅間遺不進獻故也

楊文端與李孝溫俱爲內養寶曆中送幽州春衣節度使朱克融嫌疎弱執之以問敬宗時優容別命中人宣諭仍更賜衣服流文端崇陵孝溫元陵

劉承偕以穆宗長慶中爲澤潞監軍頗恃恩權嘗對衆辱節度使劉悟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軍衆因亂朝廷不獲已貶承偕

楊叔元爲興元監軍文宗太和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事因叔元以言激之溫造代絳盡殺亂卒叔元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配流康州田獻鈺爲閤門使咸通十三年國子司業韋殷裕於閤門進狀論郭淑妃弟郭敬述陰事懿宗怒甚杖殺殷裕以獻鈺受殷裕狀奪紫配橋陵

貪貨

夫天象著明四星侍於皇位周官作則五人典於正內沿襲旣多登用亦廣增金璫石貂之貴豫紫闈清禁之謀有匪其人不稱是職因緣權寵寢恣驕貪前



史必書不無其迹後人斯覽足戒其非

齊夙沙衛寺人也魯襄公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

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索簡擇好也齊師乃還

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漢石顯為中書令貴幸傾朝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賂遺謂百官羣下賂遺也訾與資同

後漢李剛為中嘗侍順帝即位剛等及中嘗侍黃龍

楊位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九人與阿毋山

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

高梵為中嘗侍坐賊罪減死一等

侯覽桓帝初為中嘗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財

遺以巨萬計

王甫為中嘗侍渤海王悝既貶為瘞陶王後因甫求

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桓帝遺詔復為渤海王悝知非

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誣奏大逆迫責自

殺

張讓為中嘗侍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誼

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馳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

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

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嘗數百



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

玳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佗字伯朗一云以蒲萄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

後魏李堅高陽易人也宣武初為太僕卿瀛州刺史

本州之榮同於王質

王質者亦高陽易人高祖時為瀛州刺史

所在受納

家產巨萬

劇買奴歷位幽州刺史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皆被

眷寵出入禁闈致名位積資巨萬第宅華壯文明

太后殂後乃漸衰矣

劉騰孝明帝時為秋卿榮陽鄭雲詣事騰貨騰紫纈

四百疋得為安州刺史

唐牛仙童為內謁者監玄宗開元二十七年以坐賊

杖殺太子太師蕭嵩坐累貶官制曰王者立法所貴

無私有過必懲古之令典太子太師蕭嵩累踐清資

嘗居重任身寵茅土家榮姻戚人臣之貴莫二止足

之分當知曾不是思乃行非道城南別業地即膏腴

畝直千金蓋謂於此遂將數頃輒遺仙童名位若斯

恩遇亦甚昵於庸豎更欲何求靜言其情深所未諭

但久經任使措在朝廷自不飾觀良用驚聽豈可輔



導太子頡頏正人宐從貶出以肅紀綱可青州刺史  
仙童又與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財貨交通制曰張守  
珪本自戎行夙承任遇去歲軍務失實乃命謁者監  
牛仙童宣諭朕意輒便結託凡細令其詭詞賂以百  
金兼之數口恐懼邊塞或容苟求遣謁軒墀何不早  
自披露用茲奉國曷以爲顏猶念舊勲俾從寬典可  
括州刺史

輔璆琳天寶末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等陳安祿山反  
就玄宗潛使璆琳送柑子于范陽賜祿山私候其狀  
璆琳受其重賂還固稱無事後賄賂事泄玄宗怒囚

祭龍堂遣備諸供責以不虔遂命左右撲殺之

馬日新爲內嘗侍代宗廣德中江左右荒詔日新領  
汴滑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廷蘭時人怨訴  
逐之而劫其衆

郃光超德宗初加李希烈淮南節度使今光超授之  
節希烈遺之僕馬及縑七百疋事發杖六十配流白  
兵興已來中貴用事宣傳詔命於四方不禁其求取  
既鞭郃光超四方節度有以曩例賂中官者皆不敢  
受

朱如玉爲內給事貞元初使于闐國得大珪一玉珂



佩五副玉枕一玉帶勝靴帶勝各三百具玉簪四十枝玉合三十玉釧十具杵三及瑟瑟三百斤并金銀寶刀劔埵藥等如玉稱是假道回紇遂隱藏之奏曰悉爲回紇所奪及是爲其下所發搜獲在法絞論減死杖一百流恩州

薛盈球憲宗元和中代北營田水運使薛審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中貴人盈球有權力於元和初審以族人附進盈球頗延審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朱超晏王志忠皆品官爲五坊監多縱鷹隼入富人

家廣有求取憲宗知之立名晏忠二人笞二十奪其職

劉布光元和中爲弓箭庫使受羽林將軍孫璋之錢二十萬爲求方鎮又每年嘗受靈武庫衣糧六十分事發賜死籍其家財

吐突士昕武自和皆中使也敬宗寶曆初入新羅取鷹鷄咸受其問遺不以進獻各杖四十剝邑士昕流恭陵自和配南衙

王踐言爲四川監軍節度使李德裕加徵疲人三十萬貫緡因踐言赴闕盡以餞行及踐言爲樞密使德



裕果爲宰相

李國澄爲大原監軍時李德裕爲本府司錄參軍時  
謂國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自滯於外聞乎國澄  
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十萬貫促國澄赴  
關國澄初爲未信及至關咸如其諾尋除中計遂爲  
中人所稱



